

匆匆說法談經後·我到人間只此回：

張晏菁*

民初女居士呂碧城（1883-1943）的學佛歷程（一）

（二）由道入佛的因緣

呂碧城後來與道教結緣，是因一九一六年間學於道教名士、仙學家陳撻寧。¹ 呂碧城的聰穎靈慧和強烈的求知欲，使陳撻寧重燃對道學女丹傳揚的希望。為此，陳氏以孫不二元君派的主要道書《孫不二女內丹詩》作為主講資料，為碧城編撰《孫不二女丹次第詩注》，另將手訂《女丹十則》予以研讀，並回應她的種種疑問，後撰成《答呂碧城女士三十六問》，陸續發表在《揚善半月刊》²。

然而，呂碧城最終並非依止於道教，而是成為虔誠的佛教徒。陳撻寧對此結果不免有所遺憾，在《復南京立法院黃懺華先生書》寫道：「當日呂女士對於道學，實無所得。若果有得者，後來必不至改而學佛。」³ 呂碧城對於訪學的歷程著墨不多，其中，在《訪撻寧道人叩以玄理多與辯難歸後卻寄》⁴ 一詩中寫道：

妙諦初聆苦未詳，異同堅白費評量。辯才自

悔聰明誤，乞向紅閨怒狷狂。一著塵根百事哀，虛明有境任歸來。萬紅旖旎春如海，自絕輕裾首不回。

可見陳撻寧是能言善辯之才，在辯駁質難中必定盡現機鋒，否則就不會有自悔聰明、怒狷狂等語道出，故在和詩云「莫怪詞鋒驚俗耳，仙家風度本清狂。」⁵ 「一著塵根百事哀，虛明有境任歸來。」⁶ 是佛家語，六根和六塵相接觸，便是執著、分別、煩惱的來源。道教玄理雖高妙，尚且不能銷磨心中朗現的種種哀愁，更無法解脫生命根本的苦，因此，詩末「自絕輕裾首不回」，表達她終究不以道教為依歸的抉擇。

至於呂碧城的學佛因緣，在其自撰《香光小錄》中之《蓮邦之路》提及：

約十載前，予寓英京倫敦，常往使署，與其秘書孫君夫婦等作樗蒲之戲（俗名噪麻雀）

。某日，孫夫人檢得印光法師之傳單，及聶

雲台君之佛小冊，作鄙夷之色曰：「當這時代，誰還要這東西！」予立應聲曰：「我要。」遂取而藏之，遵印法師之教，每晨持誦彌尊聖號十聲，即所謂十念法。此為予學佛之始。⁷

一九二七年底至次年一月底，碧城旅居倫敦，頻繁作客於中國駐英公使館。⁸因拾得印光法師《嘉言錄》宣傳單，後即遵教以十念法開始念佛，作為修行佛法的入門方式。在此之前，提出呂碧城已經接觸佛法有二說：第一，方豪〈呂碧城傳略〉提及她在民初赴上海，因與西商交易，所獲頗豐，遂為西商所忌。乃究心佛學，以求解脫。⁹若是，學佛僅成為逃避壓力的遮蔽處，目的在抵擋商場上爾虞我詐，佛法的功用只是困頓人生中心轉移焦點的替代品？第二，于凌波《中國近代佛教人物志》寫道一九二〇年諦閑法師（一八五八—一九三二）在北京說法，呂碧城前往拜謁，將心中疑惑向法師求問。法師回道：「欠債當還，還了便沒有事了。既知道還債辛苦，以後切不可再欠了。」碧城若有所悟，自此皈依佛門。後讀《印光大師嘉言錄》，由此信佛益虔，乃守五戒、茹素、不再肉食。¹⁰內容有清楚的時間、地點、對象，並交待始末，故本文從其說。上述引文提到呂

碧城從實踐「十念法」開始，認定為「學佛之始」，「學佛之始」與「皈依佛門」是否等同？又「皈依」的意涵是什麼？

于凌波記載一九二〇年為呂碧城的皈依年度，而李保民〈呂碧城年譜〉則稱一九二八年四月初，呂碧城定居瑞士芒特儒（Montreux），自行居家潛心學佛，後於一九三〇年春皈依佛法。¹¹此說應是根據呂碧城的文章內容推論而來，在其〈讀金剛經論〉：「予於佛法雖服膺已久，大抵得諸耳食，重要典籍多未寓目。今春承海內善信寄贈數種，學習伊始，方興望洋之歎……（民國十九年）初夏著者自識。」¹²另在〈畫佛因緣記〉：「承海內諸善信以各內典寄贈，研習之始，即決心皈依。」¹³呂碧城在海外發表有關歐美佛教發展的文章，引起國內許多佛教徒的注意，其中不乏有熱心者寄佛典給她，即是以上述二則引文所提及，是年為一九三〇年，並提到研讀之後，有了皈依佛法的決心。然而，之間卻產生對淨土教義的質疑，一九三〇年七月，呂碧城投稿《海潮音》之〈上常惺太虛法師書〉提到對佛法服膺已久，但因於一些疑問，而無法起信，所以致書法師以求解答，並稱「果得真詮，定甘歸命。」¹⁴歸命，是歸順、依靠，與皈依同義，但前提是她心中疑惑盡釋，得到真

理。另在〈海外蔬食談〉中，碧城提及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自日內瓦赴美國人年宴後，完全蔬食，並附註：「予之斷葷，即從是日起，迄今將三年矣。」¹⁵「予昔之茹素屬道德，今之茹素屬宗教。故自今年皈依佛法後，不食雞蛋。」¹⁵ 依此推論她於一九三一年底撰文，並於同年皈依佛法。據此，在一九三〇年時，她自認尚未契入佛法，次年一九三二年，才是她所認定的皈依年度。

承上文，于凌波和呂碧城認定的「皈依」時間竟相距十多年，所謂「皈依」的意義，聖嚴法師（一九三〇—二〇〇九）曾說：

皈依三寶雖為進入佛門的第一步。……皈依兩字，從字面上解釋，皈是回轉，或是歸投，依是依靠，或是信賴，凡是回轉依靠，或歸投信賴的行爲，都可稱為皈依，歸投三寶，依賴三寶的啓發與指引，走向大涅槃城的大解脫道。¹⁶

從歸投信賴行爲延伸至信仰上，皈依可稱是歸順佛法而產生信心的行爲。因此，皈依非是在佛寺經過正式儀軌所完成的儀式才能稱之，凡是回轉依靠而產生信

賴感，皆表示皈依。呂碧城早在一九二〇年對諦閑法師的開示若有所悟，即是皈依之意，並植下日後修學佛法的種子，雖然她自稱一九三一年才皈依佛法，是因對皈依的界定不同，必須等到她疑惑盡釋，並深信佛法之後才能稱之。反觀于凌波的說法，則能概括呂碧城的學佛歷程；于居士從呂碧城拜謁諦閑法師之時，已認定她皈依三寶，後來拾得印光大師《嘉言錄》後遵教念佛、守五戒、茹素等修行實踐，皆是信佛益誠的表現，而非呂碧城認爲的學佛之始。因此，學佛當從皈依三寶開始，一九二〇年是爲呂碧城的皈依年度，亦是學佛之始。其後，呂碧城亦皈依在興慈老人¹⁷（一八八一—一九五〇）座下。（未完待續）

註釋：

*國立嘉義大學中文系兼任助理教授。

1. 陳櫻寧（一八八〇—一九六九），原名元善、志祥，字子修，後改名「櫻寧」，出自《莊子·大宗師》：「櫻寧也者，櫻而後成者也。」道號「圓頓子」、「

櫻寧子」，是全真龍門派系譜的第十九代居士，少即飽讀詩書、學兼中外，研究西方科技，亦涉及中醫學理、仙學修養法。一九一一年，曾至上海白雲觀研讀

1. 《道藏》，經三年，後為求佛教修行之法，先後至杭州海潮寺華嚴大學閱藏。後以實踐道教丹道養生法，主張宣揚此術以濟世。參閱氏著，〈陳撻寧自傳〉，《道教與養生》（北京：華文出版社，一九八九年），頁一—五。
2. 陳撻寧，〈答呂碧城女士三十六問〉，《道教與養生》，頁三三九—三四五。另刊於《揚善半月刊》第八十六期，頁五二—五二七。
3. 陳撻寧，〈復南京立法院黃懺華先生書〉，《道教與養生》，頁三二六。
4. 李保民箋注：「本詩初刊於一九一七年《太平洋》雜誌第一卷第七號，前此一年，碧城曾從撻寧道人學道，詩當作於是年或稍後。」見氏著，〈呂碧城詞箋注〉，頁二十七。
5. 陳撻寧，〈答詩次原韻〉，收錄於李保民箋注，〈呂碧城詩文箋注〉，頁二十九。
6. 「六根」：又作六情。指六種感覺器官，或認識能力，即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。「六塵」：又作外塵、六賊，指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等六境。參閱釋慈怡編著，《佛光大辭典》（高雄：佛光山出版社，一九八三年），頁一二八四、一二九八。
7. 呂碧城，〈蓮邦之路〉，《香光小錄》，頁四。
8. 李保民，〈呂碧城年譜〉，《呂碧城詞箋注》，頁五八二。
9. 方豪，〈呂碧城傳略〉，《呂碧城詩文箋注》，頁五〇一。
10. 于凌波，《中國近代佛教人物志》，頁五〇八。
11. 李保民，〈呂碧城年譜〉，《呂碧城詞箋注》，頁五八四。
12. 呂碧城，〈讀金剛經論〉，《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》，收錄於黃夏年主編，《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補編》（北京：中國書店，二〇〇八年），第十一卷，頁一五三—一五四。
13. 聖因女士，〈畫佛因緣記〉，《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》，收錄於黃夏年主編，《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》（北京：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，二〇〇六年），第十五卷，頁三二八。
14. 呂碧城，〈上常惺太虛法師書〉，《海潮音》，收錄於黃夏年主編，《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》，第一七六卷，頁八十四。
15. 呂碧城，〈海外蔬食談〉，《歐美之光》，頁一二一。
16. 釋聖嚴，《戒律學綱要》（台北：法鼓文化，

17. 一九九九年），頁六十三—六十七。
呂依蓮，〈憶呂碧城女居士〉，《人間佛教》，收錄

於黃夏年主編，《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》，第一〇〇卷，頁三六八。

附：常惺法師與呂碧城居書信

常惺法師與呂碧城居士佛法問答書

碧城居士道席

讀大公報得教言，敬聆種切。惺以不善修詞，引起道席之不安，至深歎仄然。惺謂最近多數學者喜從英法文中侈談佛學，視線裝書無足輕重者。乃指年來接觸之佛學者，多半承受英法文中根據巴利文系所傳之小乘佛學，置華文大乘經典於不顧，而轉以常人的眼光批評一切。故爾出世偏激之言。非謂英法文中佛學即不可讀也。

至道席在平津各報所介紹之英法文佛典及其所研究情形，使國人知海外對佛學之觀感如何。其為眾生為佛法之熱忱，惺拜仰之不暇，曷敢貶抑。且今後人類之大患，在迷於生存競爭之說，而演成階級鬥爭之慘禍。舍佛法慈悲緣起之教，殆不易救藥，但不幸佛法托根之東亞各民族，今日仍多為被壓迫者，未能為世人所注意，而世界思想文化中之中心仍在歐洲，故尚功利逞殺伐之惡風，不以歐戰之慘酷而稍止。

曩常與太虛法師等討論，欲佛法普及於全世界，以救今後之人類。宣揚佛法當先從歐洲著手，此虛法師前年有歐美之行，而惺對道席之介紹歐美佛教消息及狄平子所辦之英文佛學季刊，皆無任仰止者。惺以十年來扁舟不繫，學殖久荒，現居北平北新橋柏林寺，稍溫故籍，假以兩年，或能訪道席於瑞士湖畔也。因風布意不盡區區。即頌

清淨

常惺寄自北平五月二十日

呂碧城致常惺太虛法師書

常惺
太虛
法師慧鑒

前奉惺師五月二十日函，已以短簡先復，計早達覽。

城於佛法雖服膺已久，然皆得諸耳食，重要經典，概未寓目。今春承海內善信，寄贈數種，研習伊始，頗多惶恐，非得正解，何由起信。亦猶儒家博學審問慎思明辨，而後方

能篤行也。

另紙臚陳各節，只冀祛疑，實非建謗。先請注意之點有二：（一）果得真詮，定甘歸命。今有門徑而復徘徊者，實因各疑點如鯁在喉，為大障礙故。（二）夙以戒殺為旨，萬變不移，為世道人心計，必始終擁護佛法。無論如何，決不反汗。如所疑各點，皆屬謬誤。乞兩師詳為解釋而矯正之。儻一得之，愚有中肯槩者，應相商榷。如何對得而整理之。掬誠佈臆。敬頌

安隱

後學呂碧城謹上 七月十一日

常惺法師再寄呂碧城居士書

碧城居士文室

兩奉手教，敬悉種切。學佛過程，原區分為信解行證之四步。道席注重依正解，起信而後篤行，甚得學佛之旨。蓋佛法重在以正智而破迷惑，非欲人屏除理智而盲從也。承訊各節，已另答如別。虛師在平，只留一月，現往四川宏法。尊函未及寓目，所答各節由惺私裁。道席如有不滿，請再來函討論，或由敝處轉請虛師再為解釋也。竊以漢文經論，修詞立義，自以什奘二師所譯者為最嚴密。說理批評，自以天台賢首兩宗為最圓滿。淨土禪宗，為合於支那之兩種特別法門。在教理系統上，不佔何重要地位。且初讀經《壇經》，往往執理而廢事，但尚他力，易入流俗之迷信。故教理研摩，最好先從性相經論入手，再進於台賢，而後棲息於禪那或淨土。如是則驪珠在握，左右逢源矣。《大藏》中諸譯異出，立名紛歧，急待分類整理者，指不勝屈，但以聖教量威力至宏，非得有梵藏文精本校對，絕對不容稍加己見。所幸西賢寶窟，漸次可開。世界要求，研習日廣。自後重振法幢，廣益人天。道席所發整理之宏願，或不難得世界英賢共同努力也。

虛師回國後，籌辦世界佛學院，院址決設北京，現暫設籌備處於柏林寺，明秋可以正式成立。甚希道席能加入贊助也。保護動物會，去歲北平有多數人建議組織，朝更夕變，凡自好者皆望而卻步，訖無實現之可能。尊著梵海蠱測，未能拜讀，性相必讀經論，另紙開塵。道席如有所需，請即函知，當隨奉寄也。專復即頌。

道安

常惺謹啟

（原刊於《海潮音》第十一卷第八期，〈法界通訊〉）